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一

爾雅疏十卷　北宋刊本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

邢昺敘

按爾雅單疏十卷每頁三十行每行三十字宋太祖太宗真宗廟諱缺末筆餘皆不缺蓋北宋

咸平初刊祖本也其紙乃元致和至順中公牘有蒙古文官印蓋金入汴京盡輦國子監祕書監書版而北事載北盟會編及靖康要錄至順上距靖康甫二百年其版尚存故有元時印本耳北宋時疏與經注本別行南宋始合爲一今單疏本之存者惟儀禮穀梁及此而三儀禮穀梁皆殘缺不及爾雅之完善爾疋疏之存于近古者乾嘉中黃氏百宋一廛袁氏五硯樓各有其一兵燹之後碩果僅存余已重雕印行宋刊書不易得北宋本尤不易得北宋刊而完善尤

難之難者此書興蜀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皆
吾家宋版經部中領袖也

爾雅注疏十一卷元刊本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邢昺爾雅疏序
郭璞序

爾雅新義二十卷舊抄本

宋陸氏佃撰
自序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
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

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於周公
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考然非若周
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
旨有不能盡然不得爲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
是書以予貫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
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
可也元符二年五月

嚴氏手跋曰爾雅新義宋陸佃著永樂大典不
收自來藏書家絕不著錄經義攷云未見案陳
氏書錄解題極口詆諆余意佃固多識于鳥獸

草木之名者其撰埤雅雖多穿鑿要爲博贍注釋爾雅憖不大相遠何至遂如陳氏之言乎予求此書有年初聞徽州有之道遠莫能致後聞同邑丁小疋教授插架有之遂從借閱乃從宋本舊鈔共二十卷殆卽陳氏所云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者也家君以其罕見手錄一本畀余五旬而畢命余校勘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今昔之穿鑿荒郁難以言喻其注履带武敏引武未盡善注大者謂之棋引大舜有大焉何不經若是覺陳氏所譏玩物喪志未足敝

幸也佃又豈通小學宜稍知識字闗字从門經典釋文開成石經皆从門自是隋唐謬體佃不知正其誤于闗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則竟以爲从門矣蟬刳豎蚕蚕字从天虫他典切義與蠶字迥別唐俗借作蠶字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故知起于唐人爾後遂相承如此然固未有以蚕字解爾雅蠶字者佃注云蚕老而後眠是意以蚕爲蠶且不知蟓桑繭之文又是何物也通小學者固如是乎其所讀破句亦不少狄臧槔貢綦郭不分句讀釋文廣韻以狄臧槔爲句佃以槔字屬

下讀樸抱者謂槐衆新佃以謂字爲句蠬蚓螢
蚕莫貑蟷蜋虹蟶負勞各以四字爲句古無異
讀佃以蚕屬莫貑爲句虹屬蟷蜋爲句皆由杜
纂絶無所本其注多引用荆公字說當元符已
禁用王氏新說而佃尚欲鼓其頹波疑誤學者
殊可恨也然則奚取乎此書而存之曰爾雅文
字多譌毛晉所刻注疏本出多至不可枚舉此
書乃北宋本經文多可是正俗本今恐疏之于
左釋詁底底尼定曷遏止也與釋文石經合釋
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妄疑是重文輒改

底字爲廢釋言楮柱也楮从木旁說文楮訓柱砥玉篇楮柱也皆在木部釋文石經亦同近本誤从手說文玉篇手部無此字華皇也與釋文石經合近本倒其文作皇華也誤釋訓恀恀惕惕愛也說文恀愛也从心氏聲巨支切玉篇恀敬也亦愛也近本誤从氐說文無怟字玉篇有之都替切悶也音義與恀別鑊煮之也鑊字从金近本誤連上濩字亦从水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屢引皆同石經亦同後來誤作四時不知下有四時和謂之通之正文不可

混也釋地珣玗琪玗从于枳首蛇枳从木皆與
釋文合近本誤作玗作軹釋丘當途梧丘邢氏
疏云當道有丘名梧丘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
近本誤作堂途釋水河水淸且瀾漪瀾从兩與
釋文合近本誤从闌釋艸孟狼尾與石經同近
本孟譌孟澤烏蘞與釋文石經同郭注云作上
瓌也近本竟作瓌則重文矣玉篇廣韻蘞字注
云烏蘞草苧蔴母苧孫叔然音嗣釋文石經皆
从宁說文作苧麻母也从艸子聲疾吏切玉篇
苧與芓同廣韻苧字注正引此文近本誤从字

說文苹艸也从艸平聲芳無切音義各別冡王
文石經同近本玉譌王釋木攫櫜含摽釋文石
經皆从手近本譌从木又譌作檴寀說文檴卽
檴字狄臧槔近本臧譌藏廣韻槔字注引此文
作臧釋文石經亦同杬魚毒杬从元釋文同近
本譌作杭還味棯棗棯旁从木釋文石經同玉
篇木部廣韻棯字注皆引此文近本誤从手蔽
者翳近本蔽譌獘釋文石經作蔽祝州木釋文
石經祝皆从示近本誤从木釋鳥鶬麋鴰近本
麋譌糜釋文作麋云或作鶥眉麋二字古通用

麋不與眉通則知从麻者非矣鷺白鷺釋文石
經同玉篇鳥部廣韻鷺字注引此文近本誤分
爲兩字作楊鳥白鷺凡此皆宜據以正俗本之
譌其他與今本異而亦有所本者釋詁勴助也
勴作勸玉篇廣韻勴勸兩收皆訓助說文力部
有勸無勴樓聚也樓从木釋文从手云或作樓
釋言耆老也耆作耆耆義相近亦可通袍襺
也襺作繭釋文云或作蠒獸麋也麋作麋釋文
引字林云澤麋也則从鹿亦是鬷鬷也鬷作鬷
與石經同廣韻鬷亦作鬷音義同玉篇字別義

同赫兮烜兮烜从火與釋文石經同釋文云烜者光明宣著今竝作咺則从火者乃是正文釋天是禷是禡禷作類案詩本文作類詩釋文云或依說文作禷不云依爾雅是爾雅原作類可知矣釋艸華蒋釋文作華萍蒋華字同釋木味荎著石經同釋文作蒾云今作味荎棱虛李𤇽从丌與釋文合釋畜一目白瞯釋文从閒云或作瞯短喙玁猲別本玁作獫獫玁字同以上數條與文皆有所本當備參考嗟乎俗刻滋譌學者苦爾雅之難讀久矣是書之存也庸可廢乎

故書跋于後以諗世之讀者俾究心焉苟或樂其新奇吾將頌尹和靜論蘇氏經說之言以告之嘉慶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仲冬之月廿四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

張氏金吾曰是書自出新裁類多創解即其釋爾雅二字之義已極奇闢其說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以爾爲爾汝之爾古人從無此解取名新義職此之由其中穿鑿者固多而精確者亦不少如林之爲君取庇之之義藨之爲大

取安之之義饑取義乎猶有可幾饉取名於僅可以食光耀布上告故祭星曰布衆多如雲故雲孫曰雲有䔢祥隨此祥之所以訓善也以罪見戮此戮之所以訓病也皆足補郭注所未及至若釋木瘣木符婁注云木病傴僂㾋腫本樊光注釋樂小者謂之棧注云棧淺矣本李巡注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注云谷風生物之風本孫炎注釋宮四達謂之衢注云交道四出本郭璞注釋訓子之子爲孫注云子又有之於是當遜矣則義本釋名釋宮九達謂之逵注云逵寇

也似龜背故謂之逵則義本說文江之爲貢闔之爲援此風俗通之說也訓父爲矩訓姊爲咨此白虎通之說也祖者且也則本之檀弓子者孜也則本之廣雅積小以大爲丕則本之法言處獨之善曰緜則本之中論精意以享曰禋則本之馬君書注可以援人曰媛則本之鄭氏詩箋知其釋善而從所採不止荆公字說也陳振孫曰大率不出王氏之學斯言過矣至其所據經文猶北宋善本足以訂正今本者嚴跋敘之已詳不更贅

釋名八卷 明刊本

漢劉熙字成國撰

自序曰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

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
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
塞　謂之士聊可省諸

右釋名八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
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崇文總目
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目臨安府陳道
人書籍舖刊行

呂柟序嘉靖三年

蔡天祐跋嘉靖壬午

博雅十卷舊抄本　平江貝氏舊藏

魏張揖撰隋曹憲音解

博士臣揖言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祚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倈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䆮歷載五百墳典散𠩄唯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秦踰楚

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
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
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
家所說先師口傳旣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
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敶
道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 度學問之階路
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
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
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羣藝文
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異名不在爾

雅者詳録品覈以著于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以須方徠俊哲洪秀偉彦之倫扣其兩端擿其過謬令得用諝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博雅十卷 明正德刊本

魏張揖撰隋曹憲音解

張揖上博雅表

刊謬正俗十卷 舊抄本 顧千里校

唐故祕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顏揚庭上刊謬正俗表 永徽二年

勑旨　永徽二年

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帙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止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晉外宜改朱書論語爲守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昄宋書

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是或詞非解經
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
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缺
文受授字下乃是謂詩有兩音宜改受授爲詩
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
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
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
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裨諶謀於野則獲自
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
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春秋則過

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濳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唯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眞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援晉事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倔强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夫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

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無名氏跋曰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寔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何氏手跋曰康熙戊戌二月燈下讀此書既無他本可以借校而自愧見書不多遇有所疑不

能決定僅略改其所知者異日子弟中向學者其爲我成之顏監之作亦以補家訓中書證音辭二篇所缺後人當有志於希賢也炳記

陳氏手跋曰春帆叔藏此書乃舊寫本戊午借讀擬影抄不果壬戌長夏得盧雅雨刊本因以對校是正頗多寫本抄手不精而序後辨十餘條爲盧氏所無又硃筆句讀甚明尾有己亥季秋閱共四十一張十硃字潛心體認乃高祖父純齋公筆也謹遵句讀并錄辨駁語於子目之後嘉慶甲子乞巧日立齋陳昰謹誌

羣經音辨七卷 汲古影宋本

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撰

自序

中書門下牒

慶歷三年雕造職名

王觀國後序

寶化縣學雕造校勘職名

臨安府學重雕職名

案此汲古毛氏影寫宋紹興刊本每葉十六行

每行大字十四小字雙行每行十六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卷中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文方印希世之珍朱文方印張刻雖從此出而字形格闌縮小矣

羣經音辨七卷 𢧐鏽堂手校本

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撰

自序

中書門下牒

慶歷三年雕造銜名

王觀國後序

甯化縣學雕造校勘銜名

臨安府學重雕銜名

臧氏手跋曰癸丑六月七月在東壕毛氏影抄

宋本精校十七葉連前算先是六月初四日起

初六日止校于貞節堂袁氏本上初六日過臨

此本此本蘇州黃丕烈蕘圃孝廉家所藏託郡

書賈求善價　因出借二　不貳軒庸

堂

又曰十五日又借明府段若膺校本一勘用墨

筆以別之㫁本以意校改而往往與彭抄本合

廿六日又從改正數條可爲善本矣

埤雅二十卷 明畢效欽刊本

宋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陸佃撰

陸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

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甯後

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

校爭相筆受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

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

昔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先公又奏臣嘗
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
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
篇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
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譔既
注爾雅乃若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
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
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
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詢訪苟
有所聞別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探微測遠宜

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知其

美焉宣和七年六月旦謹序

爾雅翼三十二卷 元刊本

宋新安羅願著

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

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制萬彙芒芴

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

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衆出其倫使同類相妝

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鱗介圜首方趾自別

爲民乃佃乃漁乃采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

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虣服術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忠既去其利異陳智者用其實因既其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書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貴死生之物以明卑尊猷竹聽鳳爲樂木原絲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開離騷志潔唯擬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

學者自爲顓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
名始著于篇先師説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絶
説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逵
跼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僾
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鱓則爲鱣物亦因有難識
不可沉觀惡莠亂苗稂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
身履數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
至謂鴟女匠魚皆爲荃六駮以爲馬不可駕槀
謂芍藥無香説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離子疾
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

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賞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川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眞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貿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覧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閎究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覯我生率是佐時入主以裁成道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繇功亦宏矣

先鄂州所作爾雅翼正名辨物貫穿百家惜其未之見也今始得之乃出於筆吏之手不無豕亥之訛裳以學淺見狹不敢輒加是正因錄而藏之觀者以意逆之可也時淳祐　之歲則涂之月中澣日曾姪孫裳記

宋興二百二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爲守始刊布之回閩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伺書少長落筆萬言既

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
陞辭孝廟大賞異易鄂州明年湻熙乙巳卒今
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什一劉
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
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
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
回訪求得公之故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
侯昴自校讎避度闕隱說其能知所自來可謂
後世子雲矣回竊謂近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
少而剽襲多塵勞餘力名義曉然古人有終身

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眞西山讀書記爲尤精車服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爲尤博攷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爲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易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知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誣淫邪通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爲世之害

而不以誤注易爲世之大害識者患焉侯賢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攄所學閱天下俾本末精粗無不一歸於　云郡人後學方回敬識

爾雅翼三十二卷明畢效欽刊本

宋新安羅願著

自序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之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二

急就篇四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補注

右急就一篇漢黄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顏師古爲之解訓此書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爲之今世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此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

脫顏本不分章象所寫三十一章而已國朝至道中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晉國給獻以下百二十八字凡爲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後漢按舊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衢故此章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鄗縣以世祖卽位之地升其名爲高邑與先漢所改眞定常山並列此爲後漢人所續不疑近時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縣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略不同會戶部郎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汝誼欲

是正傳蹟之乃錄至道御書三十四章登于卷首且用今禮部侍郎眉山李公燾所藏顏解本校那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清之家本寫之次于御書正文之後益考驗同異附以黃太史所箋升法為大字以便觀者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廢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亦相率斯篆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

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部之以爲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寔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史民上書頗効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爲史者一篇所記至九千字焉覩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爲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爲此篇皆稍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之善草法始用以寫此竟號章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游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據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發明可用處覽然顏以慈姓爲祖於宜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審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蛩蛩以檻車膠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錮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顧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

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䛐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爲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亦因有啟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歙羅願記

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鞄兜柯欘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者唯黃潤纖美宜製襌鍾磬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戶扈鄠三字其厪存者急就篇而止耳隋唐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入學書之月餘卽

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其學至唐猶傳顏
師古訓之推嘗爲之注淵源有自來矣蓋君子
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嘗觀眾
仲對氏族師服申繻論名子籍談忘司典之後
景王以爲譏衞侯以辟彌爲名周人不肯受繫
之以姓著於世本字而不名貴於春秋故始之
以姓氏名字學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
錄衣服飲食之制陶弘景讀書萬卷尤明醫術
本草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
此而爲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故次

之以服器百物周曹言學古入官子産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雋不疑以經術決事若援之以政不違宋泉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于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法理器無非道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韓州名擴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引之者五後漢書注引之者一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豫飾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觚宋景文之用蘇釋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蘧篨皀翁無等雙之語臨川

山谷詩皆采掇之博觀而約取此難與耳學者
言也古者保氏教六書外史達書名漢猶有課
試與劾之法故馬尾之書必譴自篆而隸自隸
而藁鍾王之後以草行書先漢遺文古事寖以
晻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之推注
解軼而不傳昔以是爲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
覩者俗書溢于簡牘訛音流于諷誦襲浮踵陋
覩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遒因顏
注補其遺鈌擇衆本之善訂三寫之差以經史
諸子探其原以爾雅方言本草辯其物以詩傳

楚辭叶聲韻以說文廣韻正音詁若閎閣之相混得於釋文揄搣之所出取於莊子稽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容之類因史記漢表而見籫當作籫條當作操壄當作埜寔事求是不敢以臆說參焉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李斯作蒼頡篇後人附益末章乃有漢兼天下此篇齊國山陽兩章亦然略解其義綴于下方夫物有本末理無小大循序致精學之始事也竊然耄學而爲童習其能免玩物愛奇之失乎浚儀王應麟識

說文解字十五卷　宋刊宋印小字本　王述菴舊藏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唐　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奉敕校定

徐鉉等進表

中書門下牒　雍熙三年

阮氏手跋曰嘉慶二年夏五月阮元用此校汲古閣本于杭州學署毛晉所刻即據此本凡有舛異皆毛扆妄改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大小二十五字

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王司寇家極寶貴者也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明初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包希魯撰

上闕問適際兵燹既無文字可考復寡師友相資顛沛之際作輟非一離索孤陋譌謬實多然畏天命悲人窮亦希韓子之心者也苟使扶持世教者肯舉循聖賢之道則人極豈不立而人生豈不遂哉此余之深感乎是者也故其間多憤世之詞焉雖然其志則願人人之明乎此理而其勢則千萬人不能見信於一二以安於故習溺

於所聞者衆又豈無徵不尊者之所能變其膠
固也哉矧生乎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容可取
及身之裁乎唯藏於家以貽子孫使習而察之
庶行之而著乎慎無以求聞也有求聞之心卽
私欲也焉有私欲而可爲聖賢之學者乎至正
乙未冬十一月日長至包希魯序
孱經室外集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元包希魯
撰按希魯字魯伯進賢人江西通志稱其穎異
嘗授今古文尙書于吳草廬動履端嚴爲後進
楷法其敎人先德行後文藝士習爲之一新所

著有四書凡例易九卦衍義詩小序辨說文解字補義及原敎說儒等篇此書從至正刊本影寫錢大昕元藝文志載之書中體例悉依徐鍇韻譜間于補注補音之後增加補義云云者皆希魯作也其議論多宋學然於古人制字審音之法時出新意補前人所未及似亦小學中可存之書

張氏金吾曰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學問該博操行高潔門人受業者必先學問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一新稱之曰忠文先生是書前有至正乙

未自序止存末頁一頁而畏天憫人之心居今反古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若不求聞達屏絕私欲皆粹然儒者之言讀其序可以知其書且可以知其人也其書依五音韻譜例分四聲編次凡上平下平各二卷上聲四卷去聲一卷入聲三卷釋位字云論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位者人之所當立故從人立釋利字云天以美利利乎人莫大乎五穀禾五穀之總名也然必銍乂而後成其利也故從刀從禾其說皆極精核釋毋字云春秋傳曰女德無極詩云

女也不爽蓋爲女子者當不亂其德而戒無厭也故從女一者一其心而使不二也一者端純之義也惟執一而後能禁止其無厭之德而不爽也故從女從一女有奸之者其說戾於理釋家字云家古文從宀從众众三人聚處也蓋人之爲家必有父母夫婦子孫始可成家此所以從众也蓋众字與豕字相類皆以六筆成字後世傳寫之變釋王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土爲王其說雖與許君違異然皆有義可通足資參考至若釋從字而指事之義明釋離字而

假借之說著釋東字而轉注之類顯釋工字而
會意之屬通知其究心於六書者深矣至其借
字義以寓箴規若官則勵以芘民恤下才則勉
以論道經邦斥自暴自棄之不得爲人論記誦
詞章之不可稱儒于俗字則詣詣乎移風易俗
之原于仁字則兢兢乎天理人欲之分此又作
者微意所在欲後人深思而默會者也焦氏經
籍志傳是樓書目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
此本猶是元時舊槧予從李松門書坊中以廉
値得之如獲奇珍瓌寶思欲據爲帳中秘矣適

錢塘何夢華元錫先生過予齋頭見之擊賞不置欲從予假錄副本予以希僻著述甚罕見於補元史藝文志及萬姓統譜者今皆散佚無傳惟是書僅存茲既幸歸予手若不公諸同好廣為傳布則雖寶如球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喜藏書聚散無常世守難必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慎遂成斷種則予且為包氏之罪人用倩善書者錄副本以贈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寶愛是書也

案此永樂刊本前有永樂年　序見姚衞編此本失去前序張氏以爲元版者誤也然書雖明刊流傳極罕不僅與元版同珍也

說文繫傳考異二十八卷　舊抄藁本　丁月河舊藏

國朝朱文藻撰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今世流傳益尠吾杭惟城東郁君陛宣購藏鈔本昨歲因吳江潘君瑩中獲謁吳下宗丈文游從其插架借得此書歸而錄之復取郁本對勘譌闕之處互本多同其不同者十數而已正譌補闕無可疑

者不復致說其有與今說文互易及傳中引用諸書隨案頭所見有與今本異者並爲錄出作考異二十八篇又采諸書中論列繫傳及徐氏事蹟者別爲附錄分上下二篇隨見隨錄故先後無次並附于後是書傳寫所本當出宋槧卷末稱司農南齊再看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考鄭氏通志焦氏經籍志俱云三十八卷今是書錄本內二十五卷錯語無多反切又用唐韻顯有後人据徐鉉校定說文補入之迹而三十卷則詳載錯傳信是楚金原書不知何時補足

也玉海据書目云亡第三十五卷鄭氏焦氏所
志倘据宋補之本耳書經歲周鈔畢藏之汪氏
振綺堂其考異附錄等篇更錄一通隨原書歸
吳下乾隆庚寅子月小寒日朱文藻識

春夏以來兩奉候札想並蒙省覽頃涵螢中先
生來杭得稔近安深慰鄙懷承假說文繫傳本
擬速爲鈔竣適入夏後猝遭魚亭先生尊人大
故未免間以他務停止嗣因勉赴秋闈又停一
月蹉跎至今鈔畢之日正欲造堂面繳快聆清
誨恰値潘先生有還吳之便原書附順奉上外

有考異二十八篇附錄二篇合爲一冊并呈教
政至鄰架藏書之富前行函遽未獲縱觀倘擬
來春買舟覲謁再請善本沾溉後學想不以此
番遲滯爲辠也吳西林先生魚亭先生均屬致
謝並候台安上文翁宗老先生侍史晚生文藻
頓首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閏集經部六書類說文繫
傳考異四卷寫本 振綺堂 國朝主事錢塘汪憲撰
据徐鍇說文繫傳檢校許氏原文并引用諸書
作考異二十八篇附錄二篇

丁氏小疋手䟦曰初見此䟦心疑即朱君所撰
書也今詢朱君果如余所料朴書者累日韡下
諸公傳抄者並署朱君名不復知有嫁名汪圭
政事乃据吳門副本耳戊戌六月十八日記於
吳蘇泉庶常寓齋
七月十九日借沈匏尊校本互勘一過
又曰去歲冬錫鴻借蠹石何庶常抄本影抄同
時海鹽沈匏尊亦影抄一本乃大興翁學士本
也翁本無篆文惟何本有之誤謬實多今年春
朱君映辰至京師囑其手自校正并益附錄數

條邇與歙縣程易田間談始知何庶常借易田本影抄易田本又出於長洲汪竹香易田云竹香絕秘惜此書不肯語人前年秋將往豐閏整頓書籍偶爲易田所見強借得之錫鴻與竹香交最深始終不知其有此書也戊戌重陽後一日記

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 元刊本 文衡山舊藏

南唐徐鍇述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

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僞譌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謹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

草木魚鳥形聲相從屬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理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楚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

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嵩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它故聊存詁訓以爲别識其餘數演有通釋焉五音凡五卷詒諸同志者也

初韻譜既成嚴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益多家蓄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

潁川陳君文顯任當守土寵列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爲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刋於尺牘使模印流行比之繕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稱來命序之於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徐鉉序

案此元刋本每葉十四行每行大九字小字雙行每行約十八字有文徵明印白文方印衡山尔文方印以潘氏新刋本較之無一合者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 元刋本 吳兎牀舊藏

梁 顧野王撰

玉篇廣韻指南

自序

進玉篇啟

大中祥符牒

案此永樂初朱氏與畊書堂刊本相傳以為元刊者誤也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小字二十八字指南後有朱氏爵形墨記與畊書堂鬲形印記

汗簡七卷 馮己蒼手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郭忠恕撰

李建中題曰汗簡元闕撰人名氏因請見東海

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古字部末綴字
注腳趦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
自序曰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
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
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繇
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採掇俄成卷軸乃
以尚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緝者殿末
焉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間雜易於檢討遂
題出處用以甄別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様之釋
不爲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同者惟目錄之

外不復質收切韻玉篇相承紕繆既煩冗難
總髮毫有所不知盡缺如也
汗簡郭宗正忠恕集成之後儒家罕有得者余
訪之久矣近聞秘閣新本乃集賢李公衍修公名
建中公素居外任叢萃秘於巾箱中大中祥符四
年罷西京留臺歸闕果以此書示余余謂公曰
結繩之後君頡史籀製作已來三王與蘄圖文
字或有異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為小篆可謂至
哉而猶漆之所刦者盡在此矣時五年正月九
日也余尚判步軍糧料奉綸旨主在京博易

兩司事務皆繁雜而勿撿權估之餘得之模寫至三月二日方畢雖筆跡駑弱有愧于名賢且樂善君子必憫余留心于此道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述

汗簡一編乃郭忠恕所集凡七十一家字蹟爲證古尙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觀其源委深有自來嗟夫字學之始始於蒼頡無字之字天眞粲然有字之字筆法宛然古無筆筆于秦至秦而小篆生矣今人率皆遺小篆之法不古之尙而今之尙流而愈流忘本亦是古人製字𥃂各

有說特後世莫知其故傳之久而復久不免有舛謬竟喪其本眞汗簡之作追古法於旣泯泝新傳於无窮郭公之功多矣後之業字學者可不知之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礀葉君題

汗簡後

馮氏手跋曰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爲略例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所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禎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久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酉避兵入鄉居于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

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
架上偶攜此本便發興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
笑謂予曰世　如此揮汗寫書
予亦自
笑而已猶憶予家有舊抄張燕公集卷末識云
吳元年南濠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
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
無刻本張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譌謬未
可意革李公序云趙字舊字下俱有臣忠恕字
今趙字下尚存舊下則亡之矣確然知其非全

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而所引七十一家予所有者僅僅始一終亥本說文古老子及碧落碑而已又何從訂其譌謬哉亦姑存其形似耳又此書亦有不可余意處如沔字汸字泯字淵字俱從水今沔從丏汸從方泯從氏淵從囟勝從月而入脊部御從卩而入谷部馭從馬而入史部朽從木而入了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抵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就部以足其數其寔非也目錄八紙應在第七卷今七卷首行尚存略敘目錄四字古人著書多有目錄是他人作

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卽一人所作目
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今人
一槪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
後人知之書成後偶餘二紙信筆書此以供他
年一笑太歲乙酉閏六月之十日孱守老人識

佩觿二卷 舊抄本 趙清常手校

宋朝請大夫國子周易博士柱國臣郭忠恕記

趙氏手跋曰抄得此書隨于除夕取暇校之因
以識歲時云孫唐卿原本甲辰除夕燈下題清
常道人